

雨打在玻璃窗上，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，她突然搂紧了我。汗液在我身上流过，我抱着这个陌生的女孩，听不到任何声音，也许是她亲吻着我的耳朵。眼泪不可抑制地流了出来。那一种流泪的感觉很暖。多年来隐藏的感觉继续涌出来，蔓延在黑暗里的每一个角落。这时，房间回旋的爵士乐，发出了慵懒而腐败的味道，随即戛然而止……



有一 点 优 美 有 一 点 纯 净 有 一 点 深 刻

小花 园

阿瞳
著

我读过的最晦涩

最复杂最沉重的

青春网络小说

出版社

小花园

黄俊杰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花园/阿瞳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5.1
ISBN 7-5313-2874-7

I. 小… II. 阿… III. 长篇小说 — 中国 —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33781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-23280599 购书热线: 024-23284402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选题策划部 主页: xuant.chinachunfeng.net

鞍山市天和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30mm×210mm

印张: 7 插页: 2

字数: 133 千字

印数: 1—10 000 册

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温去非

责任校对: 白 光

整体设计: 马寄萍

定价: 13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法律顾问: 陈光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1. 遇溺的鱼 / 001
2. 城堡的奇异旅行 / 008
3. 高塔里的园丁 / 035
4. 克隆之城 / 046
5. 单身公寓的记忆 / 064
6. 桃源乡 / 086
7. 假面派对 / 109
8. 失落国度的天使 / 124
9. 男人部落 / 149
10. GS 镇 / 170
11. 紫罗兰的田野 / 184
12. 游戏的乐园 / 195
13. 橘子树和盛开的花园 / 205

后记 / 215

1. 遇溺的鱼

我用了整整一天的时间，将我的梦做成了一件作品《遇溺之鱼》。

我的作品是一朵丁香，用了鱼的鳞片和玻璃作为原料，上面还有一根人造的羽毛。

这就是我的职业，一个“园丁”。园丁将作品做成花朵的形状，而人们观赏我们的花朵时，通过对嗅觉和视觉神经的刺激，就能感知到我们在花朵中凝聚的灵魂，从而了解到花朵中蕴涵的感情和故事。

以前，我们的父辈是在土地上种植他们作品的，可现在不一样了，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，人们已经没有耐心等待花朵从土地上长出来了。现在，我们的作品都是在房间里合成的，诱惑、诡异而脆弱。已经没有人愿意将自己的一生，交付给一朵也许没有任何人叫好的花朵了。

其实我不喜欢这样去做自己的作品。可我没有钱，我买不到适合我作品生长的土地。我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就是找到一块土地，然后将它变成我的一个小花园，让那些已经

失去了梦想和幸福的人，回忆起他们最珍贵的东西。

我真傻。

做完作品后，我又回忆起了她。爱情来历不明，其生命的短暂和我手中的花朵是一样的。已经没有人愿意用漫长的时间，去等待爱情开花结果了。

有人说，爱情的美丽就在于她这样的短暂。

也许对吧。在人的生命中，又有多少美丽可以停留。

更何况，停留下来的时光，会不会继续美丽，还是未知之数。

现在是一个消费的年代。

爱情和我手中的花朵，都是用来消费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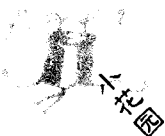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我们园丁，不过是一个娱乐大众的工具。

我捧起了手中的花朵，决定到仓库区去。

仓库区的“仓库”不是指平时那些用来储存货物的地方。仓库区是我们园丁的一个聚集地。原来的确是一个个废弃的旧仓库，可现在只有最有名的艺术家才买得起，并搬进仓库里面去居住。住在仓库一样的无拘无束的房子里，是很多园丁的梦想。可大部分的园丁都居住在破旧而廉价的出租屋里，和妓女、流氓分享着一个屋檐。这些园丁，往往会流连在仓库区的街道上，去兜售他们的作品，以维持生计。

例如我。

我挑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了下来，看着川流不息的人们



走过。天上不知什么时候飘落了细碎的雨点，大街显得潮湿。街灯有如发光的深海动物。灯光显得凌乱，夜晚有一层蓝色的阴影。

周围是水和人的流动，远处的橱窗里有我的影子。

也许昨晚也是在这样的大街上，我遇到了那个女人。不知她现在怎么样呢？是否已经躺在别人怀里？

在空虚的年代里，相爱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我和她曾经走在一起，只是因为我害怕孤独和空虚？

孤独可以躲避。

空虚却无法逃避。

我仰望暗蓝的天空，发觉雨点是做着圆周运动，落在我冰冷的脸上的。

有时候，行人的泥水会溅到我的脸上，有时候，人们会向我的花朵投来奇异的眼光。人们步伐匆匆，剩下我一个，坐在路灯的阴影下面，等待人群中出现欣赏的目光，停留在我的花朵上。

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我睡着了。

直到一辆汽车前灯炫目的光，照得我的眼睛睁不开来。

下来的是一个艳丽的女人，涂紫色的唇膏和紫色的眼影，豹纹手袋，西方上世纪 60 年代的嬉皮复古装束，眼睛里都是欲望的味道。

她摆弄着一大瓶养在水里的白色香水百合，手指和那些白色妩媚的花瓣缠绕在一起，分外温柔。仿佛她那白色

的花朵尽情地泄露着关于暴力、优雅、色情、狂喜、谜语、机器、权利、死亡和人类的真相。

甚至她的脸，都像一朵有毒的花。

“你要看一下我做的花吗？”

她似乎并不想买我的花，反而想我买她的花。我还没说好，她就将手中的花递给了我。

我接过她给我的花。

那不是天然的花，是用透明的白色橡胶做的合成花。

我闻了一下她的花朵，眼前出现了她的赤裸躯体和男人的汗液。她甚至在花朵中描写了她内裤的牌子。

“我知道这个作品，《上海宝物》。你的作品很有名呢。不过你的花，是用避孕套做的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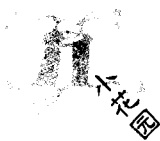
“果然是同行，材料一眼就看出来了。”她向我抛着媚笑。

“不是同行也看得出来吧。可惜不是天然的花，要不可能要美好一点。”

“如果你也做这样的花，就可以像我一样住进高级仓库了。”她微笑着，好像在向我提议。

“谢谢。能得到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关心，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可惜，没有人对一个男孩内裤的牌子感兴趣。”我淡然地回答了她。

她当然听得懂我话里的嘲讽。她收起了花，钻进了她白色的跑车中。她降下车窗的时候，问了我最后一个问题：“你说，鱼怎么会溺死呢？”



然后她车尾的烟，笼罩了我的脸。

大概她听不出我话里的无奈。她是一个出了名的园丁，将自己的身体变成了花朵，然后大量销售。其实我不讨厌她的作品，起码比那些有毒的色情花朵要高雅很多。我可惜的是，人们迷恋着女性制造的欲望的花朵，都成为了安于现状的鱼。人们总是以为自己的精神已经富足，要不就是贫瘠到不需要任何高贵的花朵。

可悲的是，很多园丁以为自己造出了高贵的花朵，其实不过在人造的花朵上涂了一层虚假的金粉。

我再看我那个人造的作品，突然发现了它的丑陋。一个晚上过去了，它开始枯萎，毕竟，它没有根，没有土壤。

夜晚在我的思考中浓郁，成了深夜。

“和平，你的作品越做越好了。”很熟悉的声音，随着一串脚步声，一个男人来到了我的面前。

“是你吗，老师。”我抬起头，站在我面前的，是教导我做花朵的老师，一个有名的园丁。

老师还是老样子，平头，白衬衣。只是他的眼角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出现了皱纹。

“老师，你也搬到这儿来了？”

“是呀。老师住了这么多年破房子，也该换个地方了。到老师那里坐一下，嗯？”

“老师的话，学生怎敢不听。”我将花朵收好，跟随着老师，到了他的家。

一进门，我突然有点失望。老师家全都是含苞未放的花朵，而所有花朵，都做成了男性生殖器的形状。

“老师，你……”

“这是我们‘下半身’花派的作品。”

“老师，你以前不是告诉过我，作品要干净吗？”

“傻孩子。老师以前也没有人认同。人们更认同你看到的这些作品。”

“可我，还是喜欢老师以前的作品。那是学生无法超越的。”

“你可以超越老师的。有一天，你的房子会比老师更大。”

“不，我不想要大的房子。我想要一个小花园。”

“还记得老师说过的话吗。这是你们的时代了。”

“所以要有我们的声音。我要找到我的声音。”

“很有志气。想和老师一起做花朵吗？很快你就会出名的。”

“和老师一起做作品，一直是学生的梦想。可是，老师，我不想做这些作品。”

“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，对吧？”

“老师，你说鱼怎么会溺死呢？”

“因为鱼无法长出翅膀。”老师抚摸着我的头。仿佛我还是那个小孩子。不，我已经不一样了。

“老师，我想我该走了。”

“和平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用传统的方法来做花了，但老师可以帮你一个忙。这里有个地址，是老师的一位朋



友的，他已经用传统的方法种了很多年的花，你可以找他。
说不定他那里有你要的东西。”

我回头，看着那些做成生殖器形状的花蕾，突然开始相信，我可以找到生命的另一种表达。

只要有翅膀的想象，鱼就会飞翔起来。

尽管我现在连碎片都不是，但我却想成为一个玻璃瓶。

2. 城堡的奇异旅行

昨晚，老师送的生殖器形状的花朵，在阳光下盛开成了一个乳房。

我应该做这样的作品吗？难道我们的人生，卑微到只剩下欲望？

美女园丁和我的老师，也许我不适合走你们的路。

打个比方，厕所里人那么多，我实在没有撒尿的欲望。

外面已经是喧嚣的早晨。其实城市里不太能看出季节的区别。没有枯黄的落叶，没有候鸟。我也从来没有看过候鸟，只在小学的课本里有过候鸟的想象。根据我的经验，秋天的云会流动得比平时快一点，秋天里有的人会比较有感伤，秋天里在街上游荡的人要比平常少得多。

恍恍惚惚之间，我走到了楼下。

人和车挤成一团，使马路像蠕动的肠子。公共汽车有如一个巨大的罐头，人们成了尖头的沙丁鱼，拼命往车门里挤着。车门开的时候，里面扶着头上扶手的人们，都像

做着—个投降的姿势。

我举起了右手，对着公车里那些举着手、扶着横杠的人做了一个手枪的动作。

“砰！砰！砰！”

我对着他们喊道。

没有人给我任何反应。

我慢慢地往回走，阳光散落在地上的水洼上，倒映着世界。

这个虚幻的世界失落过我们的梦想。后来我们发现，寄生在这个城市的肚子里，就要遵守这个城市的规则。其实所谓的规则，也是莫名其妙的。

我想，有天我不是一个园丁了，我将回到我的生活中，等待所有的想象在时间中沉没，淡化成记忆的一个淤斑。

花朵既然美丽而脆弱，就不能变成我的生活。

可现在的我，还放不下。

有些东西，等我们两鬓斑白，垂垂老矣的时候，也许觉得根本不值一提，可年轻的我们，总是喜欢带着那么多多余的东西上路。

真的，多么想拥有那些关于梦想的词语，以至不想放下。尽管有点沉重，让我觉得走不动了。

我不喜欢妥协，尽管对手是那么不可理喻的世界。

我需要一块好的土地和花的种子。

也许我该离开那个狭窄的房子，到处看看。

不是流浪，只是旅行。

我掏出老师昨晚给我的地址，决定去碰一下运气。

我要找到老师的朋友，那个老园丁，说不定他能给我种子。

两天以后，我登上了西去的列车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我向一位改行卖盗版CD的朋友要了一些盗版CD，打算在旅途中靠卖盗版CD维生，如果卖不出去，起码自己可以听。

我说过，我是一个笨蛋。

笨蛋的行为当然莫名其妙。

但我似乎并不习惯顾虑那么多其他东西。

在列车的摇晃中，我碰到了邻座的肩膀，跌坐在我的位置上。

那时候天空的流云，正迅速向天边逝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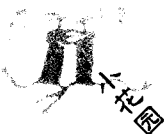
阳光猛烈。

因为那个跌撞，我认识了她。

她说她叫苏。

她坐在我的对面，大腿雪白而修长，年纪大约有三十岁的样子。那修长而洁白的大腿，突然勾起了我多年以前的感觉。

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十六岁的小男孩。我背着草绿的画板，在荒凉的露天剧场避雨。突然，一位年轻漂亮的阿姨冒着雨冲了过来。天空中央落下无数笔直的雨管，看过去，雨湿润着那位阿姨的身体，打湿了她白色的套裙，让曲线



融化在雨水中，慢慢化成了白色的粉末。我感到周围就好像降下了水晶的牢笼，而我就在牢笼中间，挪不动我的身体。

我的喉结滚动着，咽了一口口水。远处的工地长着稀疏的杂草，我仿佛听到了雨落在小草身上，小草在雨水中生长的声音。那个年轻阿姨的身影在街上流动着，有点透明的衣服在风中颤动，衣服的白色仿佛变成了她身上薄薄的白色涂料。我紧张地看着那个被雨打湿的阿姨，从书包里想掏出什么，结果一管白色的颜料掉在地上，浑浊的白色在雨里流淌着，在地面上留下了白色的色块。色块在水洼里迅速散开，变成水泥地上的花朵和河流。

也许，我应该从那位年轻阿姨身上收回十六岁的目光，从大腿雪白的光泽上回收，从膝盖雪白的旋涡上回收，从雪白高跟鞋的轻巧上回收，从雪白脚踝轻微的皱折上回收，从所有少年不该有的幻想中回收，然后让这一切变成一个秘密。不管如何，我打开女人身上抽屉的欲望，就是在十六岁的那天发芽的吧。

从那场雨开始，春天开始变得动荡不安。

少年的我们有时候会依恋年纪比我们大的女人，好像是普遍的道理。只是那么遥远的感觉突然袭来，使我不禁呆呆地望着苏。

她仿佛知道我的想法，嫣然一笑。

列车经过了漫长的隧道。她闭上了眼睛，长长的头发在肩上倾泻，在漫长的旅途中，没有再说过一句话。

车就到站了。我起身想挤到外面去，而这时候她也站了起来。她看着我微笑。我觉得那是一双很温柔的眼睛。

等车开走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在这个站下车的，只有我们两个人。

“你也是去城堡的吗？”月台上，苏问我。

“不是，我想找一个人。不过我不知道该怎么走，地址说就在附近。”

“你能把地址给我看看吗？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哦。那个城市离这里还有很远。你要穿过前面那个沙漠才能到达。现在天很晚了，不如跟我到城堡那儿去？”她微笑着，对我说。

“我也可以去吗？”问那句话的时候，我全然不知道这一次旅行，会变得那么诡异而危险。

“当然了，你想住多久都可以。那里是欢迎一切人的，特别是找不到要去地方的人。我们是同路了。”她轻轻地挽了我的手。

和一个认识没多久的女人这样挽着手，我感到不知所措。为了掩饰自己的窘态，我掏出了一张CD：“我还顺便来推销CD的，理查·施特劳斯交响诗《死与净化》，有没有兴趣？”

她浅笑着，又挽紧了我一点：“你真是个有趣的男孩。”

我就这样被她挽着，走近了城堡。

那是一座古旧的城堡，高大，突兀地耸立在沙漠中，

风沙使它的大门充满了斑驳的痕迹。一个面色阴沉的中年男子穿着白色礼服，没有说任何话，为我们打开了大门。

“我们就这样进去吗？”我问她。

她还是那种安静地微笑。“从这扇门进去的，都只有一个命运。所以不需要阻拦。”

“什么命运？”

她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，甚至眉毛都没有跳动一下：“被吃掉。”

我的心跳听到这里突然加速了。电影里面常有的被拐进了黑店的情节，立刻在我的脑海里放映着。我就像带踩着个自行车去攀登喜马拉雅山，感到生命突然悬在半空。我仿佛听到了厨房里磨刀的声音，一个满脸雀斑的老夫人在黑暗中转过狰狞的脸。

“被吃掉？”

我停在原地，重复着这句话，疑惑地看着身边的一切。城堡里面很黑，两边是银质的烛台，上面点着白色的粗大的蜡烛，有一种中世纪的感觉。十足电影里的谋杀案现场。

这时候，一个尖细的声音突然在空荡的走廊里响起。

“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。”一个画着脸谱的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。那个人画了个京剧中的白脸，下面却穿着燕尾服，显得出奇的怪异。

其实我居然会跟陌生人来这里，也够怪异的。

“我叫演员。是这里的管家，大家有什么不懂的事情